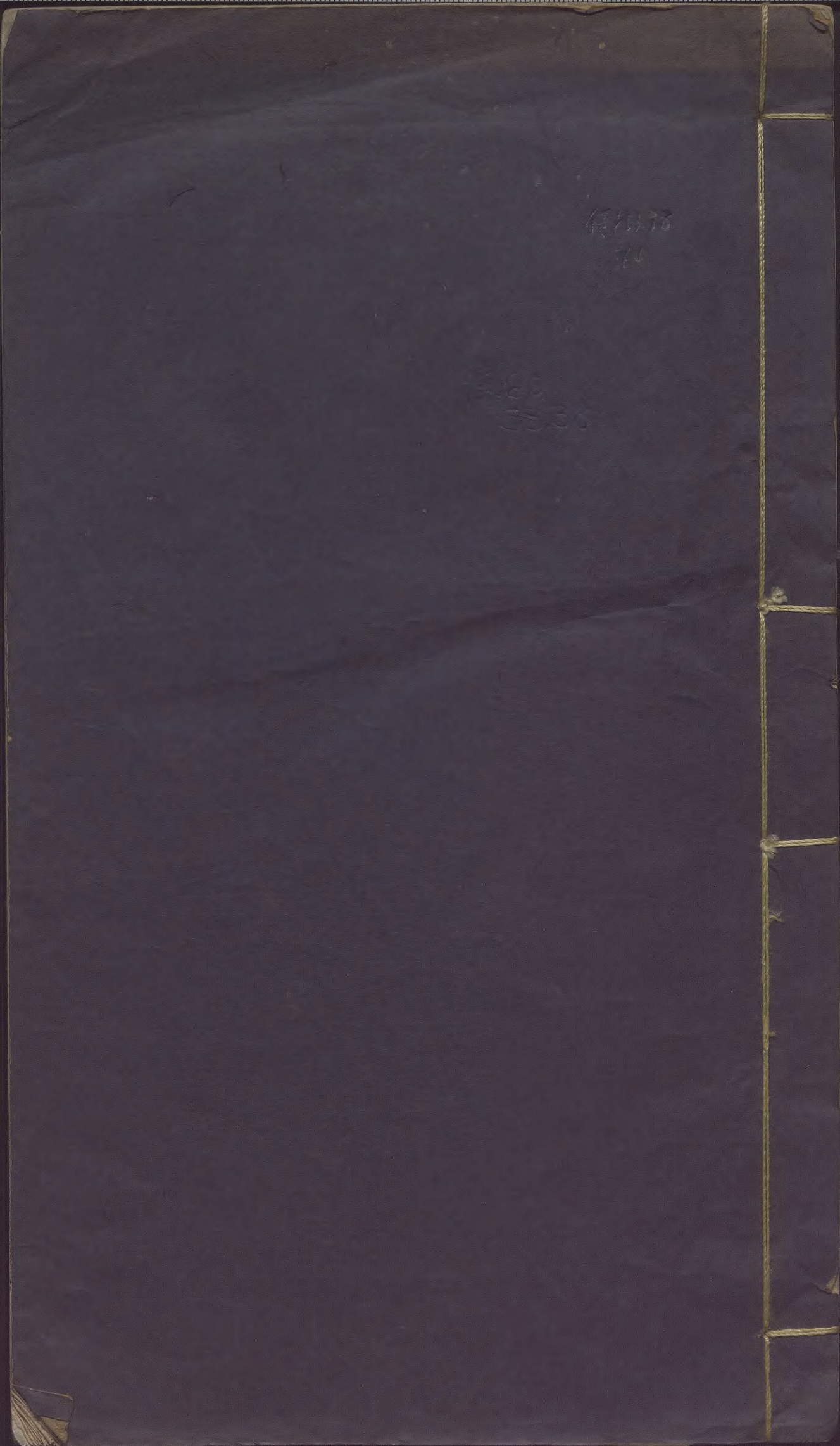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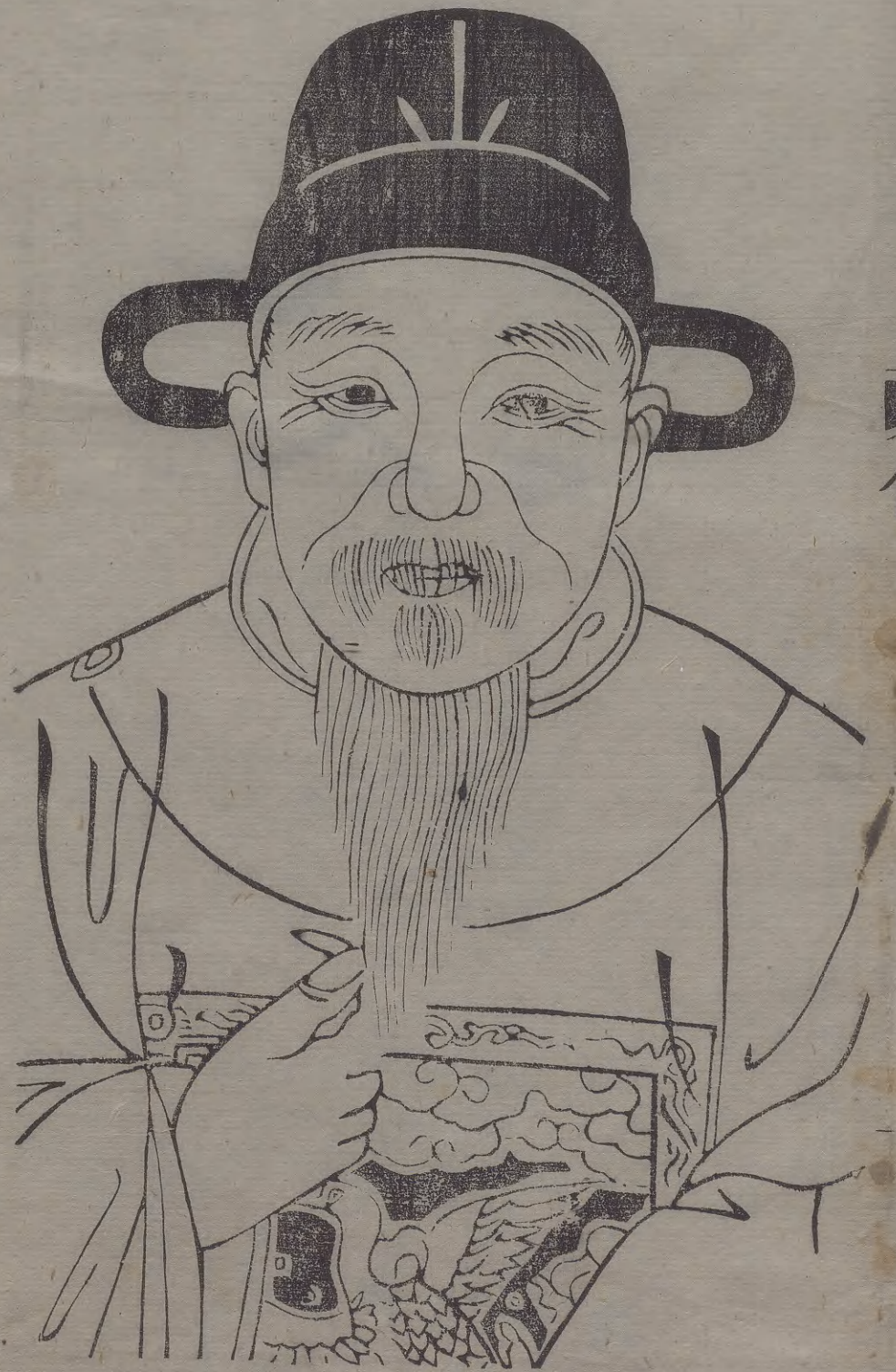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傳60  
53.38

人倫師表

後裔炳虎





傳

思賢錄序

附

道鄉忠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至兩任言責姱節鯁論  
炳耀于元符崇甯之間其奏議序于楊文靖其文集叙于  
李忠定其葬也銘于陳忠肅其復墓亭也記于葉水心其  
錄思賢也序于楊鐵崖謝子應芳當元季慨然請于有司  
建祠宇清塋域請設書院而採摭以刻是錄其諸尚友之  
志乎嘉靖庚子守益歸自南雍約南江憲副輓祗謁林莊  
墓下敦年誼叙宗盟後十年南江之子駉奉義方刻是錄  
取後來修墓復田事蹟及奠誄題詠續之而以肇慶之忠  
節祠平樂之書院二記終焉益盥誦連日夕作曰應芳氏

道鄉公文集

舊序

一

郡後進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後嗣其可弗恭  
以遇佚前人光迺拜手而言曰以益觀于言路通塞之際  
蓋爲往鑒永歎云方宋之隆也親擢臺諫極一時之選雖  
在狂直屈已而優容之故士爭自灑濯以犯顏敢諫濟時  
行道而鳴慶厯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聽獨任竄斥接武  
若與佞爲市與忠義爲仇卽有隱憂伏慝熟視以言爲諱  
至靖康板蕩夷狄橫行而莫可藥故曰拱把干霄養于  
也蟻穴潰隄慎于漸也嘻其幾微矣哲宗面對以公輔  
器公大中召還馴貳吏兵亦曰簡在矣露劾首相引裾椒  
房還自南荒論事彌不置非曰皦然以沽直也而一擠于

章惇再誣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學報君父奠宗社展其比  
途三五之志爰及紹興錫謚贈官悼忠良以傷諂佞然其  
如國計何將厄運侵迫匪獨力支耶抑國是嚙啗匪降自  
天耶方新州之竄也祖問皆坐貶旅舍不容榻夜絕湘江  
幾葬魚腹欲擠之死也而竟以生還及僞疏之誣頒布天  
下使聞之真若有罪而端人正士無敢爲辨欲奪其名也  
而終以完名顯異時田畫王回曾誕聯列忠義而惇與京  
褻然爲奸臣傳首嗚呼觀是錄者可以深長思矣益嘗尙  
論而重有感焉鄒氏自舍人公以水孟薤本陰隲蒼生而  
都官參軍世守弗諉蘊極而發以鍾于公坐不踞立不倚

鏃羽師友沉酣道鄉超然有悟于傾耳莫聞拭目莫覩之  
真故處卑官而抗時政遇冗劇而常優游當雷霆迫鼎鑊  
而不改容易慮餐脫乘駕雞栖而闔門干指欣若養三牲  
而食萬錢茲豈以聲音笑貌襲者公矢身許國而安康慈  
訓以無愧公議爲主一視險夷而老不衰公以長育人才  
爲已任踏門問道無虛席而沈夫人相之館舍饒羞區畫  
不懈病則爲之粥藥至受遺賻以頌貧空尤爲知禮公以  
正學自樹而子柄善述之繳進原疏光雪先烈莊外敏中  
了翁許其大受而語錄淵源爲龜山門下首稱則公之論  
于親刑于家燕翼于後舉可爲末世矜式游定夫之祭公

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惟我公以斯道鳴不然  
何得之全而養之誠則公之廉頑立懦而繫百世思者甯  
獨蔽以忠義乎公歿又五百年矣迪惟前人光用施于我  
宗盟鵠峙玉立飲膏襲馥甯無厚望以續永思嘉靖庚戌  
夏六月壬子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祭酒歸耕石屋二  
洞宗後學安成鄒守益頓首拜書

道鄉集附錄一卷

宋史本傳

脫脫等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貧

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于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薦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戰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

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于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

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室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

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讎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概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

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尙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傳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藹然僅

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慨慷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旣而以病歸

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

之密告回回曰事甯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發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岑象求王覲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

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尙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尙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旣出

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任亦不顯

墓誌

陳 權

鄒公諱浩字志完世為杭州錢塘人祖霖故任尚書都官郎中徙居常州晉陵今為常州晉陵人父戩故任廣濟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公元豐五年中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未赴改除揚州州學教授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事未赴改除潁昌府府學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博士明年四月因御史來之邵言為襄州州學教授紹聖三年丁朝奉憂服除改宣德郎元符元年也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明年九月以言事除名勒停羈管新州今上即位

復宣德郎添建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差同修神宗國史遷吏兵部侍郎遂乞外補除寶文閣待制武騎尉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知江甯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明年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甯四年冬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遂歸常州大觀元年用寶赦轉宣義郎四年特復直龍圖閣公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瘴癘歲作今年春大病遂不起政和元年三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二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夫人沈氏蓬萊縣君子男二人曰柄曰栩卜以今年十二月初

二日葬于常州晉陵縣德澤鄉林莊原近祖考之塋從公志也敘復宣德郎陳瓘敘次允按塋中與公嘗同僚志孚道合而所作墓志不過敘其世系官階至于生平概立朝大節略無一言及之雖古者志體止當如是然自唐宋以來諛墓之詞多矣皆不嫌闡厥懿美而此獨寥寥者豈不以公之大誼載在史冊不必私自標榜觸無益之忌耶其褒詞乃于祭公文稍稍見之而未云我免其身駟不及舌亦可知其微意矣

年譜

按忠公年譜始編次於謝龜巢先生思賢錄公十九世孫忠允校補之二十一世孫俞儀復加增輯益賅核矣而集中文或全篇纂入頗苦紙費又逐年奏議詮次缺略兆洛既採長編及名臣奏議補

其遺篇因依次按年月編列而刪其可省者忠允別為外紀一卷語多重複故刺取有資考證者并入年譜而外紀不復刻

公姓鄒氏諱浩字志完號道鄉先世居杭之錢塘自公之祖宦游寓於常遂為常州晉陵人高祖智舊譜作知錄刊本誤分智字為二也今從文集改正任西京作坊使曾祖元慶任東頭

供奉官閤門祇候舍人贈左屯衛大將軍生十子皆力學以文著稱長子賈仲子覃相繼擢咸平進士第覃以尚書刑部郎為廣東轉運使迎侍北歸舍人卒就葬荆門其後昆弟隨所寓止公之祖霖字仲說舍人第十子

也天禧三年擢進士甲科初調筠州推官舍人嘗以詩

贖行末云治取蒼生陰隲歸霖仰承庭訓歷仕三紀多

以陰德及人官至朝奉郎守尚書都官郎中知涪鼎二

州卒公有手澤錄述父戩字保之以蔭補太廟齋郎歷官廣濟

軍錄事參軍贈朝奉郎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生五子

公其長也次曰洞曰洞曰沼曰況思賢錄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十月十八日公生

實仁宗卽位之三十八年也公有示長卿詩云君與

我同庚子生又古銅鑪序云十月十八日子生日也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五歲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九歲

八年乙卯十六歲

公十六歲而學成天資仁厚器量闊博事親以孝稱

端重寡言坐不踞立不倚處屋漏暗室其容肅然也

夜寐恐見祖先臥必叉手思賢錄

十年丁巳十八歲入太學

公十八歲入太學聲譽赫然試每在高等議論挺特

不逐時好思賢錄志完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綜援筆數

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

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收而取之崔正言集公辭同修國

史狀云神宗皇帝改科造士臣實執經太學

元豐元年戊午十九歲

五年壬戌二十三歲登黃裳榜進士第公懷恩錄序云余以元豐五年賜第

獲綴仕版祭會內翰文云浩以諸生貢以元豐春官別試持衡則公叨恩賜第實公先容蓋公之登第出曾擊門

調蘇州吳縣主簿待次

七年甲子二十五歲改除揚州州學教授按公以元祐壬申任太學博士

有謝翟司業啟云一為泮水之行九換歲星之次則知初任揚州當在元豐甲子三年秩滿磨勘改官故公以丁卯

冬暮離揚州也舊本謂壬戌癸亥二年皆官揚州誤矣

八月到揚州任公祭蘇丞相頌文云甲子仲秋始見公于廣陵 公為教授

時呂申公公著為守命公撰樂語不可申公曰使教

授他時作翰林學士如之何答曰為翰林學士則可

為祭酒司業則不可呂後首薦之維揚志按呂申公以元豐五年徙知

揚州公為州學教授范忠宣純仁以元祐四年徙知穎昌公為府學教授前後相去八年宋史併而書之

遂以屬撰樂語為范忠宣事宋元通鑑因之並誤 作四柏賦 有謝呂運

使啟

長子柄生字德久此思賢錄所載也然公有冠子柄文云二十而冠禮故有儀十五而

冠義亦從宜其時公已謫湖外未赴昭州而德久公年止十五則當生于元祐戊辰己巳間而舊譜失其

傳也以別無確據仍附此年 是年有詔以孟子與顏子並配孔

子又追封荀況揚雄韓愈從祀廟庭有祭告先聖先

師文奉安先聖充國公鄒國公文

八年乙丑二十六歲官揚州

上王左丞書名官禮是年由江甯府移鎮揚州

元祐元年丙寅二十七歲官揚州

二年丁卯二十八歲官揚州

上蒲左丞書名宗孟是年由亳州移鎮揚州是歲揚州秩滿韓資

政維薦充講讀科公有謝啟

三年戊辰二十九歲赴吏部銓移雄州防禦推官知安州

孝感縣事待次侍親保之公居廣濟軍按廣濟軍今曹州府定陶

縣舊譜以為居真州誤作計過齋記感年詩

四年己巳三十歲改除潁昌府學教宋元通鑑編入元豐六年誤

到任有謝蘇尚書頌啟謝胡右丞宗愈啟館賓

友于義齋按田承君畫崔德符鷗俱潁昌陽翟人公與相善義齋其麗澤地也有倡和詩

公歷官維陽襄潁間士有不遠千里鼓篋而至者踵

門問道無虛席公闢館居之膳羞之事取具于家夫

人區處之不少懈病則躬為之粥藥公以長育人材

為已任而夫人相之如此見楊文靖撰沈夫人墓誌十二月上

皇帝書宋元通鑑編入元祐七年誤是年三月呂申公公著卒

公有祭文

五年庚午三十一歲官潁昌

六年辛未三十二歲官潁昌



六月作義齋記 是年有趙教授送行序教授名均國字景平

伊川先生門人也公與伊川素未相識可以為證  
謝子蘭請復墓啟有云伊川夫子之門英才輩出道  
鄉先生之學慎獨功深而後人遂目公為程門高弟  
按程氏外書載公語云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  
心則知公固未嘗受業伊川也子蘭  
之啟倘亦謂其學脈相符耳外紀

七年壬申三十三歲官穎昌

七月秩滿除太學博士尚書右僕射蘇頌薦除是職  
按公作易解序云余元祐中  
為太學博士講易未終編俄以罪去又按公作穎  
昌題名記在元祐七年七月初一日時秩滿且去

八年癸酉三十四歲官博士

四月出為襄州州學教授按宋史蘇頌薦為太常博  
士來之邵論罷之公謝改  
官啟云十年外部專泮水以橫經彌歲中都分膠庠  
而授業而緣異意聿起煩言致御史之交攻動朝廷

而聳聽

冬到襄州任按公萬山居士頌經序云  
元祐八年冬余至襄陽

紹聖元年甲戌三十五歲官襄州

春上胡提刑求遷學書胡名宗炎文  
恭公宿子 四月以遷學

作告先聖文 七月新學成作奉安文宣王充國公

鄒國公文 作襄州遷學記

次子栩生字德廣此亦思賢錄所載然公以癸未謫  
昭州夫人與兩子並寄零陵若德  
廣生于甲戌其時固已十歲遇赦量移又歷兩年之  
外公先後作詩示子不應無一語及之其洗幼子文  
有據瀟湘上游之句或當生于南遷而未  
赴昭州之日然亦未敢臆斷姑仍附此

二年乙亥三十六歲官襄州

著論語解義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成 答何道鄉  
論孟子解書 吳敏中橋見聞錄云朱熙載言鄒志  
完在襄州教授日聞襄州有隱君子號先生既死久  
矣有一子號小先生然不能肖似也志完謁見問昔  
先生緒言餘論遺書皆不能道因問先生平日喜讀  
何書其子曰先生喜不多觀書頃嘗讀一常清靜經  
志完因歸借清靜經讀之忽若有得翌日就邀其子  
入城往拜先生之塔而作焚香頌歸來須是報師恩  
一炷清香塔下焚大地八風吹不動十方三世一時  
聞又言志完自貶所歸有謝表一語云昏昏瘴霧盡

爲受道之師餘不能記也

長編 按此事當卽集二

傳之非其實表見集十九卷盡  
爲受道之師作信爲提耳之師

三年丙子三十七歲二月丁父保之公憂解官居制

九月葬保之公于林莊 故廣濟軍錄事參軍監真

州軍資庫鄒君墓志銘朝散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飛  
騎尉賜緋魚袋方蒙撰晉陵鄒君保之之喪其孤以  
君位不稱德善不聞世欲得分厚而交深者論撰之  
走役夫以行誼之狀求銘熙甯中余仕爲婺州法曹  
掾君錄參軍事官守聯屬得君爲詳君聽獄審而用  
心仁每決重辟哀矜見于言色其無求生之路然後

爲之設食飲具棺衾囚見之感泣無憾職主郡帑掌庫吏卒相因缺盜至百萬君至則知之慮坐死者之衆也微露其端衆懼補償僅足始按其餘罪得減死論者四十二人未幾刑部以君昔爲眞州司戶時劾軍將王舜卿自盜罪在大辟未決從坐者死獄中舜卿飢法者也知鞠獄之制詐以亡者爲首遂不伏誅乞改推舜卿竟得不死至是坐君失入免歸或曰死亡爲首者朝廷之好生也獄中何罪宜辨君曰命也可遽辨耶乃欣然引去皆余見而知之者雖淺陋又何敢辭爲之敘曰君諱戩字保之其先居于杭之錢

塘曾大父智作坊使大父元慶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贈左屯衛大將軍子十人宦游四方父霖遂爲晉陵人仕至都官郎中年五十始有子卽君也母樂安縣君孫氏君以父任爲太廟齋郎遷室長十四歲而孤事母恭順勤色難之養旣冠調池州貴池縣主簿終更改蘇州吳縣主簿未行丁樂安君憂服除爲眞州司戶參軍用薦者遷婺州錄事參軍旣罷去尋以泰州如臯縣令提舉市易司勾當公事會前官繼後而通負逾千戶窘急者往往忘生君以身任其責使之緩償皆得完故產保妻子而公家之利益亦不廢

改湖州安吉縣丞遇減罷移廣濟軍錄事參軍秩滿  
監蘇州鹽務使者才之畱久其任元祐初始訴王舜  
卿事于朝雖有司沮抑而理不可屈然法當進秩竟  
不與也君于是浩然有歸志親故勸勉及郡太守以  
禮遣焉不得已乃至京師卽被疾少間擬監眞州軍  
資庫飭其子洞沼治行曰二月七日吾決歸矣至期  
疾革執二子手語以無憾凝然不亂而卒實紹聖三  
年也平居探玩釋典曰造妙理乃能前示歸限忘怛  
其心豈非有得而然哉享年五十有六君性開達無  
畦畛與人粹和不多反更構陷君一不校待之如初

人始服其長者昔都官第進士閣門爲詩以則焉欲  
使惠加民而澤垂後世都官敬奉不敢失墮至辭使  
者節懼按吏之或差也以閣門推是心故都官克光  
其世都官積之益厚則遺澤所流宜益宏遠君雖爵  
齒不隆然有賢子浩博學慎德擢儒科主教道嘗選  
爲太學博士諸生受業者爲矜式焉且嘗顯於時而  
大其門矣遺澤之萃其在是乎君娶同郡張氏光祿  
卿禮部尙書鑄之孫職方員外郎天經之女六子長  
卽浩也自太學出爲襄州教授洞沼皆舉進士竺僧  
早卒況尙幼一女適應天府虞城尉宋靖孫男四人

樞柄概梓孫女三人將以其年九月十日丙申葬于  
晉陵縣德澤鄉林莊之原都官瑩之右銘曰惟鄒之  
先受封于周漢稱鄒陽枚馬是儔逮君曾高占杭之  
籍宦游靡常毘陵始宅世載令善澤物庇民允矣中  
都家法既循保之溫溫粹範日懋爵齒不稱垂裕厥  
後嗣子承之敏行其文源深流長猗歟慶門歸于故  
墟禮至情備納銘幽宮以詔千歲按是月皇后孟氏  
廢其後四年公以  
諫立劉后貶曾誕作玉山對客問譏其不知幾而張  
時泰襲之謂公不力諍于廢后之時徒盡言于立妃  
為后之際不知孟后之廢公  
方里居未有言責也外紀

元符元年戊寅三十九歲服闋 改宣德郎 召對除右

正言具狀謝不允

元符元年八月辛丑二十日戶部侍郎呂嘉問舉宣德  
郎鄒浩太學教授臺閣顧問詔令閣門引見九月壬  
子以宣德郎鄒浩為右正言浩初得召對曾布謂上  
曰浩雖呂嘉問所薦然眾論甚稱之元祐以太學博  
士為來之邵楊畏所逐人以為冤上曰待仔細詢問  
於是三省呈浩元祐間所上疏陳科舉去留之法未  
當因及時事云人才所當急則云自古不乏才國用  
所當憂則云君子不言利邊備所當修則云在德不  
在兵凡十餘事皆深中當時議論者之病眾莫不稱

之遂擢授諫職已而布白上近日差除多出聖意人情無不悅服如趙挺之侍講適又聞鄒浩諫官皆協公議上云鄒浩亦言在上者好惡不同故人才難進布曰此言誠中今日之病 吳敏中橋見聞錄云叔夏云哲廟時陞對者多不當上意者報罷高者監司寺監丞類爾獨志完一見即時改官除正言 長編請審察壅蔽 請令在京官司被受續降條貫指揮關報門下中書後省 十月請牽復紹聖以來責降言官 論三經義出題試士 十一月以郊祀覃恩父保之公贈通直郎母張氏封

仁壽縣太君夫人沈氏封崇德君

十二月請申飭西邊將帥

涇原路經略司言折可適捕到西羌統軍威明阿邁

監軍穆賚多卜詔稱賀浩上言長編

論蕃官殿前呈試弓馬

奏論

章惇 奏論執政大臣不和

二年己卯四十歲官正言

正月論郭時亮

二月論曾公

論劉定

三月請

廷集百官訪遼使事宜

論憲序辰

四月論永裕

陵買土利便

請選河北帥臣

請疏放滯獄

五

月請下河北路安撫轉運等司相度水患

請回徙

御河

請戒勵邊臣

論臺員曠缺

六月論增設

水磨 論兩浙路丁鹽勘當 請撫存陝西等路被

水去處 論水旱相繼消息宜謹 論監司妄奏兩

澤 七月論陸師閔 又奏 又奏 請振濟河北

論編類章疏 論看詳訴理輕重 論選用水官

八月請黜責水官妄作 論國子監解額許開封

府舉人就試 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

且養者私計多不能入封府舉人就試蓋士人有且耕

應舉者皆以爲未便獨蔡卞堅執元豐七年先朝已

罷不可改同列自章惇以下議數四終莫能奪既而

諫官鄒浩上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已罷拒之蓋先入

之言也長編考 按 上疏劾章惇 九月上疏諫立

此奏已無可考 劉后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 忠佞錄黃履家供到

元符二年秋七月誕降皇子貴妃劉氏所屬嬖人之

子也劉氏以爲己子九月大丞相章惇乞立劉氏爲

后事已成播告中外方具冊禮右正言鄒浩奏疏極

爭其不可歷陳在昔禍敗甚悉及面奏對且曰紹聖

初宗室中有以妾爲妻者陛下疾之以爲敗壞風教

不可赦尋奪其官而今日陛下乃親爲之是必有誤

陛下者上曰古有之母以子貴今妃之子則太子也

禮在所隆亦何不可浩曰分不可踰其猶冠履如太

妃之有陛下於今日太妃而已母以子貴非此之謂

歟又況非其所出者乎上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

耶浩曰祖宗大德在天下可法者多矣陛下不法祖宗之大德而舉其小疵臣恐後世責人無已者於祖宗之大德不能無累則必陛下之由矣上變容拂衣而起浩引其裾泣曰臣愚淺薄孤賤蒙陛下特達之知臣之遭遇非衆人比也臣受陛下天地罔極之賜今日之事臣上割慈母之恩下棄妻孥之愛冒萬死以冀陛下之一悟陛下幸聽臣則天下受其福不聽則天下被其禍臣螻蟻之命何足以污陛下之斧鉞上入浩出待罪上亦不甚怒批示宰相次日章惇見深言其狂妄謂宜痛懲之尋責浩新州編管御史安

惇乘是欲窮治之凡與浩來往及書簡贖遺者若王回傅楫張庭堅二十餘人下至太學生與夫僧道無不罹罪浩貶幾日右丞黃履言乞輕浩罪且言陛下卽位以來三黜諫官願陛下容之臣恐天下以言爲諱黃履由是得罪出知亳州呂嘉問坐薦浩追兩官罰銅三十觔長編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甚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禡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本素交以其嘗備學校



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  
充員豈期螻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  
忘完為非亦不易矣陸游老學庵筆記 元符二年九月立

賢妃劉氏為皇后右正言鄒浩上疏乞追停冊禮詔  
浩除名勒停竄新州蔣之奇呂嘉問葉祖洽皆補外

王回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  
李友諒陳舉朱紱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白

時中岑穰張庭堅畢漸蔡蹈范致虛蔣求葉承各責  
罰坐以銀錢遺浩且致簡敘別也續通鑑 十月赴

新州張太君沈夫人俱自京師歸常州 公謫新道

潭州州守溫益下逐客之令旅店不敢舍夜絕湘江

會天大風雨扁舟掀舞幾覆既抵岸有嶽麓山惠光

寺僧列炬迎之後南軒張先生即寺中法華臺易為

道鄉臺晦庵朱先生手書刻石其上見黃佐道鄉臺記 道

鄉赴貶到衡州劉元承為守舟人覆云若在鄒正言

不敢取一錢元承撻之見朱子大全集

二年庚辰四十一歲二月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

是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登極大赦準告復官及

移差遣同時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牽敘有差續通鑑

編年 公竄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廣帥朱行中約

正甫上元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杯行星馳以往逮公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卽院中治事極其暴虐公甘爲几上肉矣詰旦忽令推吏去其桎械請至廉下勞問甚勤云初無其他正言可安心某亦便還司矣公出正甫果去且遣騎致饋極腆公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極赦書蓋正甫先已知之矣王明清揮塵後錄三  
月除右正言三具狀辭不允制曰宣德郎新添監袁州酒稅鄒浩上書元祐列經術取士之美意先帝嘉獎擢實諫垣而徑行直情無所顧避其還供奉之

職再備闕遺之選無近虛言無憚貴寵百官有邪汝察政事有失汝規畢奏是非不匿不計贊定國是時乃之休思賢錄門下侍郎韓忠彥等所薦也御史中丞安惇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帝曰立后大事也

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退於是左正言陳瓘不平之疏惇罪惡曰臣竊惟天下萬事人主所當同者一事而已用人是也堯舜之法試而後用是以九年然後見伯鯨之罪歷試然後見大舜之聖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

通雅文集  
安惇尙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  
之當其說謂先朝之事且當遵承國是所繫不可輕  
改臣請以祖宗故事明其不然昔唐介之忤仁廟也  
內指貴妃外詆宰相竄於嶺表昭示天下是則鄒浩  
盡忠之心何異於唐介先帝一時之怒何異于仁廟  
仁廟有日新之意久而變通是以還介於一年之內  
先帝有日新之意未及改命而棄天下於數月之間  
愛君之人念此傷痛光續前緒正在今日豈有事事  
不改而可謂之善繼天下皆非而可以執爲國是乎  
國家一繼一述皆本於孝善繼人志善述人事是以

太平之久自漢唐皆不及焉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孰  
大於此若夫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是孟莊子之  
孝爾何足爲天子道哉陛下居武王繼述之位而執  
法之臣援孟莊子不改之說曲徇其情則臣下享因  
循之利不從公議則聖主被懲妄之譏上誤朝廷一  
以私意豈風憲之職當如是乎然則鄒浩旣來惇可  
去矣雖聖度寬容姑示含貸而明示好惡亦不可緩  
黜幽之典宜自惇始伏望卽降指揮以警列位天下  
幸甚不報章再上其略曰臣竊惟鄒浩盡忠之言以  
愛君憂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臺

諫之官所職雖異而國有大事則皆所當言惇居風  
 憲之任理當助浩默而坐視愧責已多況如前日之  
 所為者乎極天下公議之所非以為國是拘人臣不  
 改之小孝以為善述昔也誤朝今復非上原情定罪  
 安可已也且惇之去留實繫國體明示好惡於此乎  
 在上於是下其章三省而惇亦上章請外遂出知潭  
 州李丙丁未錄 狀乞給假歸常州迎侍不允 疏請察  
 為學之本 疏論向族子弟乞密加訓敕見名臣奏議  
 乞如神宗故事詔侍從言事 請申敕太史無諱天  
 象 遷左正言 遷左司諫 疏請恤公議謹獨斷

九月改起居舍人兩具狀辭不允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十二歲 除通直郎試中書

舍人仍改賜章服兩具狀辭不允

疏乞至誠終始納諫 疏請繼述五朝善政 疏論

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秋賜三品服差同修神

宗國史三具狀辭不允 除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吏

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具狀辭不允 十一月郊祀

覃恩父保之公贈朝奉郎母張氏封安康郡太君夫

人沈氏封蓬萊縣君奏弟洞假承務郎 十二月特

授依前通直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差遣如故以選部

事繁故易兵曹以便史職也 狀乞外補不允 徽

廟初游定夫酢為察院忽申本臺乞外鄒志完駭之

定夫曰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按是時國是

紛更蔡京起用故公與游定夫先生相繼乞外補也

朱子語類

崇甯元年壬午四十三歲官試尚書兵部侍郎

春復具狀乞外補 夏充寶文閣侍制知江甯府兼

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加武騎尉封

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公具狀辭免職

名不允

自此至安置永州思賢錄譜入辛巳又脫去改知越州一條並誤

改知杭

州未赴尋改知越州 六月八日出京

公癸未六月八日有追思

去歲此日出京詩

閏六月甲寅朔至京口有祭蘇丞相

頌

文 十八日辛未詔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初

公召還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瑩中 瑩 瑩中曰禍其在此乎

異日姦人妄出一緘則不能復辨矣至是蔡京用事

使其黨內侍郝隨屬館客偽為公疏謂劉后殺卓氏

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又云臣觀祖宗有

唐堯虞舜之德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又云臣諫陛

下不欲歸田里為亂世之民願膾臣心獻惇丕惇首

以謝天下於是朝廷大怒閏六月辛未詔曰朕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詆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殺母取子實為不根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仍檢會元奏劄子宣示中外於是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李丙丁未錄偽疏附見文集七月赴永州沈夫人偕行公以前事竄零陵沈夫人欲畱侍張太君謂曰前者兒遠適汝不行吾身則安矣而心未嘗甯也今汝行則吾無憂是乃所以安吾心也見沈夫人墓誌九月七日舟次黃陵廟下有祭告湘君湘夫人祝

文 是月立黨人碑端禮門列公名于黨籍按公在元祐中

一任太學博士即為來之邵所論出之襄州則宣仁柄政之時公未嘗一日居得為之地也列名黨碑蔡京為之公之大節固不以元祐黨為重輕耳十月三日到永州

二年癸未四十四歲正月除名勒停昭州居住

時以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殿中侍御史石豫首言公

罪再竄昭州見王明清揮塵後錄三月赴昭州沈夫人與兩

子仍畱永州有將往昭州示柄詩又在永州有

悼范丞相純仁詩除名別零陵等詩二十一日

至昭州居朝天坊拾青閣作翺風亭記郡守王

藻以公寓居易拾青閣為來僊公有詩作拱北軒

記

三年甲申四十五歲在昭州

著易解成 作易繫詞序

四年乙酉四十六歲在昭州

九月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十一

月七日公自昭州移漢陽軍居住 公謫昭州江水

不可飲飲輒發瘴日用汲井乃在二三里外忽于所

居仙宮嶺下有泉出焉甘涼瑩澈因疏導為小池日

得四五斛名之曰感應泉將北歸泉乃涸旋有醉人

呼曰侍郎歸矣明日命下

見昭州志

有與道人徐清詩

在昭州寄蓬萊并示柄詩 十二月十九日游永

州澹巖有訓狐六一巖諸詩 冷齋夜話云零陵郡

澹巖有訓狐貴客至則鳴公將至而狐鳴寺僧出迎

公怪之寺僧以告公有詩

五年丙戌四十七歲正月赦除一切黨人之禁崇甯以來

左降者無間存歿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九日公至漢陽軍準告復承奉郎遂攜家口還

常州 有零陵市戶呂絢者以錢二百萬造一大舟

俟公賜環送歸浙中公有詩 是月二十九日過黃

陵廟復有祝文有喜陳瑩中

瑾

同預歸田之命并寄

晉敷文誕諸詩 四月到常州 是月朔日有懷恩

錄序 作知恩堂 公自嶺表歸即屏居闢小圃號

曰道鄉學者稱道鄉先生歸先寄道鄉詩則道鄉之

泥當不始公嘗語學者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

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

獨而已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

點不放過便見功力胡氏傳家錄鄒志完雖遇尤劇事

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

以為常晁氏客語

大觀元年丁亥四十八歲居鄉

二年戊子四十九歲居鄉

十月以八寶恩敕授宣義郎 尋敘宣德郎按徽宗

二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受八寶大赦天下公之叙復

由是思賢錄譜入丁亥又脫去宣德郎一條蓋仍墓

四年庚寅五十一歲居鄉

二月公弟至明卒公為誌銘 十一月郊赦改元特

復直龍圖閣

政和元年辛卯公五十二歲春瘴疾作

公自嶺表還瘴疾歲作是年春大病遂不起 三月

六日楊龜山先生來省疾九日公卒于正寢



公之亡鄉人賻之甚厚其子柄欲歸之謂無以累先德沈夫人曰非汝所知也爾諸父皆貧空受而推與之使闔門無啼饑號寒之聲聞于安康不亦善乎且賻贈禮也而吾無與焉庸何傷柄從之見沈夫人墓誌 十二月二日葬公於林莊陳忠肅公作墓誌 政和四年甲午張太君卒

陳忠肅公瓘為墓誌銘文曰夫人張氏常州晉陵人祖鑄光祿卿父天經職方員外郎母吳氏旌德縣君夫人在家為賢女以適鄒氏為贈朝奉郎諱戩之妻始樂安縣君孫氏治家嚴夫人事之順朝奉公仕三

十餘年連蹇不得調而所莅必以誠無滅裂不適之意夫人有助焉子男五人浩宣德郎直龍圖閣洞假承務郎洞沼況皆士也未仕元符元年哲宗擢浩為右正言明年以言事竄新州今上即位召還四遷為吏部侍郎崇甯元年復貶永州明年竄昭州五年蒙恩復官北歸初志完聞除諫省不敢受欲終辭夫人問其故浩稽首而對曰有言責者義不可默恐或以是貽夫人憂夫人止之曰勿辭也兒所以報國者若無愧于公議則我何憂乎及新州命下弟沼亦坐志完事連逮繫獄一門震駭惟夫人克踐前言懼而弗

擾志完再竄益危而夫人不易初意輦送其往笑迎其歸非無苦樂之情也而一視險夷斯其所以爲鄒公之母歟志完旣自嶺表得歸繼被直閣之寵夫人嚮闕抃蹈志完適夫人之適鼓舞爲壽如是六年而夫人哭志完矣前一年洞先卒夫人年過七十再哭其子夫人徐自開釋常依持佛語以蕩滌情累被疾雖久而氣守不亂臨終之日須湯沐更衣而卒政和四年六月己酉也享年七十有五十二月壬寅葬于晉陵縣德澤鄉林莊之原朝奉公之兆夫人初封仁壽縣君進封安康孫柄柎前葬諸孤遣人來丹丘求

銘于瓘瓘以竄廢老疾棄筆捐書省愆待盡四年于此矣何以發揚夫人之美勉爲敘行狀之語而繫之以銘銘曰七十有五非曰不年子乃適逝其天也天世事有訖不訖者壽勿銘亦昭鄒公之母

宣和元年己亥沈夫人卒

楊文靖公時爲墓誌銘文曰夫人沈氏其先嘗仕吳越父充將作監主簿母費氏夫人生有淑質及笄明慧絕人時鄒公隨父官歷陽遂以歸之公歷官維陽襄穎間士有不遠千里鼓篋而至者踏門問道無虛席公闢館居之膳羞之事取具于家夫人區處之不

少懈病則躬爲之粥藥故士得悉意于肄業而忘其  
旅瑣者夫人之力也公以長育人才爲己任而夫人  
相之如此非夫婦一德能如是乎元祐中以言事謫  
嶺南夫人侍其姑安康歸毘陵左右順事之無一不  
適其意者迨建中初公召還登禁從復以前事竄零  
陵夫人欲畱侍安康謂曰前者兒遠適汝不行吾身  
則安矣而心未嘗甯也今汝行則吾無憂是乃所以  
安吾心也至零陵席未及溫而公徙昭平以夫人與  
兩兒畱零陵而去遠寄異土門庭肅如也夫人兩經  
患難其畱也使其夫無將母之念其行也安其姑無

南顧之憂非躬盡婦道疇克爾哉公之亡鄉人賻之  
甚厚其子柄欲歸之謂無以累先德夫人曰非汝所  
知也爾謂父皆貧空受而推與之使闔門無號寒啼  
饑之聲聞于安康不亦善乎且賻贈禮也而吾無與  
焉庸何傷故其子柄卒從之昔司徒旅歸四布孔子  
可之而未善也子碩旣葬其母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子柳曰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  
貧者著在禮經以爲萬世法夫人之是舉也其合矣  
乎非遠識庸有是哉宣和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以疾  
卒享年五十有九庚子年二月二十五日祔于公之

墓右始以公恩封崇德縣君再封蓬萊縣君男二人  
曰柄曰栩柄以布衣召對除承務郎樞密院編修栩  
未仕皆以學行世其家銘曰幼施于內維婦之常中  
外有聞婦道之光作配君子一德靡悔銘無益辭其  
永不墜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詔復承議郎

是年五月楊時上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  
蒙褒顯而未及呂公著范純仁韓維輩建中初言官  
陳瓘已褻贈而未及鄒浩於是諸臣次第牽復見宋通鑑

高宗建炎三年己酉秋九月辛未詔追復龍圖閣待制

制曰朕履茲艱運跡彼亂源傷諂佞之成風悼忠良  
之獲罪肆追遺直用勸在官故承議郎鄒浩處心不  
欺養氣至大言期悟主引裾常犯于雷霆計不惜身  
去國再遷于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方除錮黨之  
文遽起愍遺之歎久稽顯命未白沉冤英爽不亡想  
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骨之尙寒其還延閣之  
清資少慰重泉之幽憤噫為善之效其報也長身雖  
抑于生前志卒伸於地下尙其臍蠻歆此寵光可特  
追復龍圖閣待制餘如故

翰林學士綦崇禮撰按  
宋元通鑑以此條入紹興

四年十月壬寅蓋為恭崇禮傳帝在平江四字所瀾不知建炎三年九月高宗亦在平江而紹興四年十月所加贈者陳東歐陽澈非公也今据高宗本紀改正

紹興六年丙辰二月己酉詔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制曰身名俱泰孰不願為良臣忠孝難全蓋亦從其大者此古人事上之義亦當時各志于仁朝有直臣世為昌運故承議郎追復龍圖閣待制賜紫金魚袋鄒浩昔居諫雷擢自泰陵會椒房議立之初欲裨聖主遂草疏論救其失取嫉權臣激怒九重投荒萬里生與母訣死絕身謀未數月而召還復遭讒而見逐朕念我宋得此諍臣隆加華閣之名再賜命書之寵

歎九原之莫作諫一字之維忠下逮魂營上承恩渥

可特贈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思賢錄時公子柄入

對上公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等奏

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與世所傳偽疏

激評淺俗謬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

如是而前日追復止于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

典仍許依會肇豐稷例賜諡庶以副主上優卹黨人

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建炎繫年錄徐度卻掃編鄒

志完以論立后事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小人偽為

之以激主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

原疏副本詔付史館予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  
之言也

公子柄字德久莊重篤學幼負雋聲棄科舉從龜  
山先生遊盡傳其業靖康初以李芾薦布衣承務  
郎除編修權給事疏請恤忠公寃且言遷謫不出泰  
陵意朝奏夕可贈官贈諡典禮優渥以剛鯁聞輯伊  
川語錄一卷著文集二十卷終天台守因家天台宗  
字德廣號存誠子官處州太守居晉陵趙墅始立宗  
譜今晉陵之  
鄒皆其裔也

道鄉文集附錄一卷終



附考道鄉集歷次刊刻之本

宋紹興五年公子德廣公榘鏤板於福唐楊文靖公與  
先公奏議集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版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  
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為世仇不可不慮也  
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版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  
傳也君更思之按所稱令弟謂德廣公也福唐今福  
清縣宋時刻書多在建安此集行世實自德廣公始  
有李忠定公綱楊文靖公時序其本久佚矣明成化六  
年十四世孫友桐公量刊本後有跋略曰忠公集二子  
經兵燹頓成煨燼國初謝龜巢先生訪集遺文僅若干  
篇併一時弔挽篇章梓為思賢錄五卷成化改元王思  
軒學士錄道鄉全集于內閣歸以示量謹拜受延塾賓  
葛如山繕寫成帙附以思賢錄翻刻印行鄒氏子孫尚  
無忘所其本今不可得正德七年公弟至遠公之裔時  
白云

用公翎刊本于無錫有邵文莊公寶序亦失傳嘉靖甲

辰十五世孫南江公觀補鐫本有跋略曰嘉靖甲辰春

字畫模糊木理蛀腐殆十之三四爰命工鐫補數閱月

始訖工我祖道德文章昭融今古流行播在人尤

不容恨者我後蓋即友桐公本也萬曆戊午十九世孫

人加慎宜何如

黍回公忠允刊本有跋略曰幼時書篋中觀忠公殘編

春于書肆得之自成化庚寅梓後百三十餘年中僅有

江曾伯祖因其蛙腐稍為鑄補至今日板且化為烏有

此非後生之責乎子力未逮而漫有其志姑識於此萬

愿王寅春十入世孫學孟謹書又跋略曰此先君擴不

公筆也先君惟前徽之過佚是懼欲梓傳而尼于力不

肖忠允每誦跋語輒為潛然頃錢塘三年有奇捐五

斗之餘鑿其板行于世亦以藏先令錢塘三年有奇捐五

志云爾萬曆戊午三月忠允謹識即今所據以校刊者

其板片亦無存者矣禾附記

